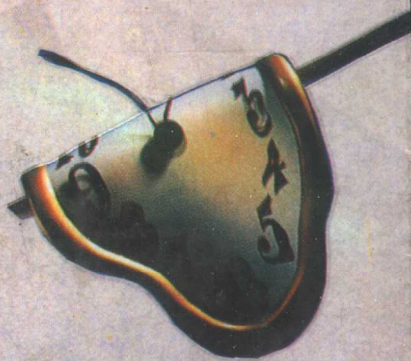


顿悟人生丛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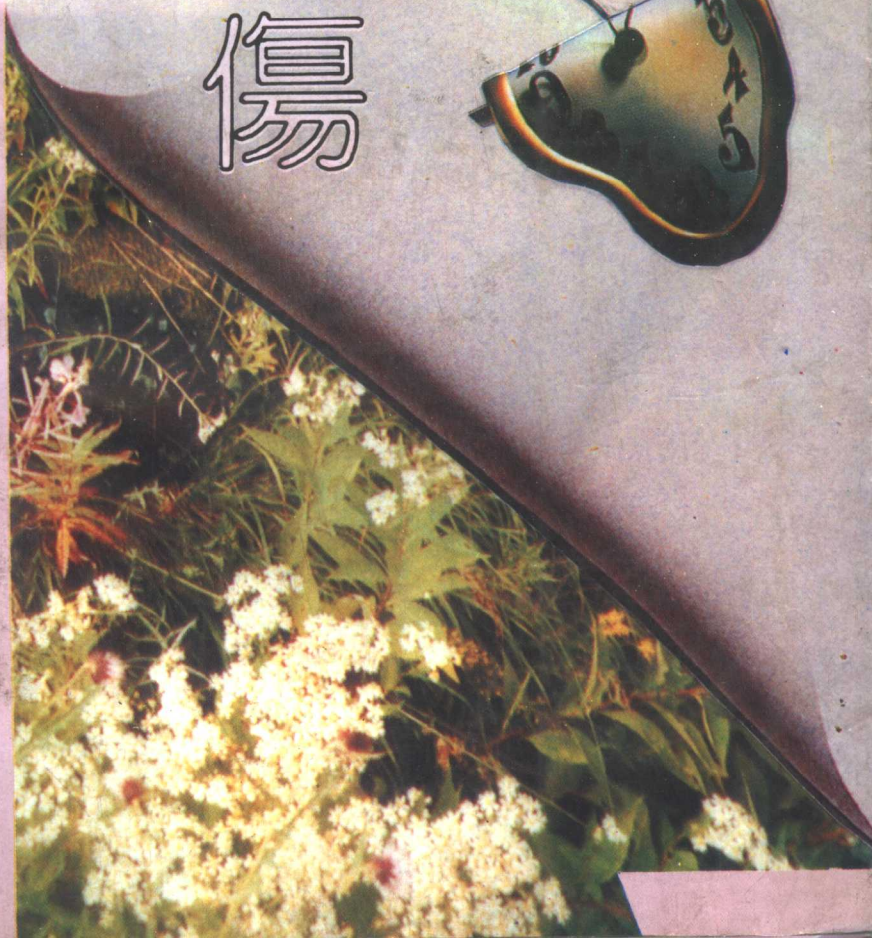


寻找忧伤



林文询◎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



林文询 著

主编 戴善奎

顿悟人生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3·成都

(川) 新登字 001 号

责任编辑：刘运勇

封面设计：邹小工

版式设计：黄世清

寻找忧伤

林文询 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成都盐道街3号）

四川新华书店经销

绵竹教育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mm1/32 印张 5 字数 105 千

1993 年 3 月第 1 版 1993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ISBN7—220—01972—6/G·327 印数：1—10000

定价：3.30 元

目 录

寻找忧伤 (代序)	(3)
-----------------	-------

初恋感觉

蓝宝石	(7)
绰号	(9)
组长	(12)
李刮	(16)
山城之夜	(24)
草原冷梦	(28)
一言不合	(34)
一见钟情	(39)

废墟故事

鬼火	(47)
眼镜	(51)
老杜	(56)
胀死鬼	(59)
耳光	(63)

书生意气

老运动员	(69)
诗人一怒	(73)
高小姐	(80)
市井有剑卧苍凉	(83)

知青吟·····	(86)
无心出岫·····	(87)
废园残简·····	(90)
人生品味	
夜游·····	(105)
汤圆·····	(110)
人生桥·····	(113)
梦落旧山林·····	(116)
诗酒遥祭嘉陵月·····	(118)
赌城游·····	(121)
老二·····	(124)
两句话两个角色·····	(130)
青衣人·····	(139)
赠与护花人·····	(146)
岁寒悼艾老·····	(148)
高天共岁寒·····	(151)
文人生死胡乱弹·····	(153)

寻找忧伤

——代序

世上没有完全通红的苹果，除非那是蜡做的。人生最美丽的情愫也绝不只是芬芳甜蜜，也许懂得品味忧伤的心灵反倒是健全真实。你看白日的风总是太强劲干烈，夜的废墟里却可以寻找到忧伤的流泉，汨汨流淌着铜锈斑斓的故事。

命运注定了我们这一代人要经历那么多的艰难曲折，让我们的生命之舟永远面临着变幻不定的风云，起落无常的湍流，给我们一个一个巨大的叹号，黑色骷髅的休止符，也给我们一个接一个的新奇。回头扫瞄，才发现我们颠簸过来的航程是多么丰富瑰异，我们的心路历程是多么的充实神奇。

一切的往事如云烟皆过去，一切的现在转眼也将化作陈迹。生命与时光同步，流之不去的只是深刻的年轮，永恒美丽的只是人类真诚的情感。你生活过了，你开拓过了，你爱过了恨过了，哭过了唱过了，燃烧过了，奔腾过了，余下的只是淡淡的温馨，汨汨的忧伤，如血在血管里忠实伴你未来的航程。生命小憩于难得一觅的港湾，夜来听历史的风声雨滴；或是归向涅槃的大海，化一叶扁舟悄然而去。这样的人生，最后告别它时，你都可以欣然一笑：不错，美丽！

草木一秋，人生一世，向往追寻的都是美丽。固然有荣

华富贵的美丽，声色犬马的美丽，甚至邪恶的美丽。但你完全可以选择属于自己的那一份美丽。我已经选择过了，自磨难催人成熟的那一刻起，我便认定了人世间只有真诚的情感是最美丽的。这美丽不同于少女脸上的红颜，不同于霓虹灯下的幻影，它不会衰老，不会消失，永远年轻。即使生命消亡，大地崩陷，它也如庞贝古城，在深层的地下保持着凝固的生机，闪耀着生命的光华。千秋万代后，天涯海角你会拾到一枚带泪含笑的珠子。

在人类的情感体验中，最热烈的自然是爱情，最沉重的自然是憎恶。热烈的总是炽然后化为光焰，沉重的总是锤击后穿作黑洞。隽永细流才是忧伤。它与爱情如影相随，它与憎恶如影相随。它伴生命以永远。你的心灵里有忧伤的流泉滋润，你的生命便不会枯干。

中国古代的诗人早已嘲笑过“为赋新诗强说愁”的少年做作。忙碌、喧嚣的生活更是拒绝叹息。面对一味追求物欲的颓风，你要想拥有自己生命的绿荫已倍加困难。它拼命糟蹋的岂止是自然生态，也无情践踏着人生风景线。无有了真情的绿茵，忧伤的流泉，表面欢乐的生命其实只是涂了油彩的空壳，人们到处可见干燥空旷的沙漠。活一辈子灯红酒绿，最终无非行尸走肉而已。假笑、嘶喊、雕琢的威严、变幻的戏脸，那才是生命的浪费，做作的可笑。我决不想盲从，我只想要一个自然的我，我的自然。我是人。人的生命只有几十年。我珍爱作为人最重要的思想性灵和情感。在白日的烈焰下我劳作过了，呐喊过了，在夜的幽寂里，我便去废墟里寻找铜锈斑斓的故事，让我的心灵伴着忧伤的流泉……

1992 秋

初恋感觉

初恋感觉

走过伊甸园，走过荒野地，经历人生的长途，除开平庸的灰黄，凡美好或险恶的东西，绯红的轻云，严峻的黑白，都会在你心灵里留下不泯的印象。

我不知道你是否如此，在我的心底是矗立着一座爱情的博物馆。

我要坦白，我曾经为之动情的绝非一个两个……这些美丽的影子都珍藏在我的博物馆里。

年岁愈是久远，我愈是珍惜初恋的感觉——我把婚前的恋情统统视为美丽的初恋。那是初出山林的清泉，纯净澄明，未经尘俗的污染。活在这太嚣繁的人世上，这是人一生难得一遇的美好感情。

事情本身或许并不重要，值得怀念的只是岁月滤过风浪淘过仍然闪烁其华的感觉。



蓝宝石

我常常怀疑我是不是也属于书本上说到的那种所谓天生“情种”？我会暗暗地爱过那么多的美好的女性，而且从很小的时候就开始萌生爱的冲动。也许其实人人皆是如此，那么我这样想只能

叫做少见多怪或自作多情。但不管怎么说，我一直都很惊怪甚至恐惧不安：我的初恋为什么会发生得那么早，而且那么突然？

的确是太早了，当我还在上小学的时候！春节刚过，新学期开始，第一堂课。我偶然回了一下头，眼睛便在一颗蓝宝石上碰得噉一声响。——要说什么情窦初开，初涉爱河，这偶然的一回首，这眼光响亮的一碰，就是我这一生情丝绵延不绝之初始，美妙爱情史的序幕。

为什么称之为蓝宝石呢？因为回头第一下印入眼帘的，便是裹在一个娇小身躯上的海蓝色灯芯绒夹克——这在50年代可是挺惹眼的服饰。接着就是那一片海蓝上面红彤彤的冻苹果一般的美丽脸蛋，两只熠熠生辉的眼睛。恍惚之间，我当时就产生了一种错觉，她的眼睛也是蓝的，蓝得深幽的泉眼；她微卷的头发，也是蓝的，一片乌蓝的波浪。上下都恍惚是一片海蓝，更衬得中间的脸蛋红润鲜亮。加之下课后得知，她叫蓝苹，姓也是蓝！才随她家从北京转学来的。难怪脸色一片北国的鲜丽。

北京在当时自是心中神圣而又神秘的殿堂，北京来的女孩，自然也无形中大大加重了特殊的分量。单是她在课堂上

回答老师提问的那一口清脆悦耳的北京口音，便令我心醉神迷。直到现今，我都对讲普通话的北方姑娘有一种特殊的好感。只可惜，她似乎有些忧郁，特别娇羞，不爱讲话，也不爱跟大伙一起玩。这反而更添一种神秘感。

我开始常常在课堂上回过头去偷觑她了。有一次我竟然惊喜地发现，我的眼光和她那好像深不可测的“蓝”眼睛，在空中相撞了！这一碰撞，便碰得我小小的心儿乱跳，火花噼里啪啦地燃。那天放了学，我便不顾放学就回家的训规，冒着晚回家挨骂的风险，悄悄地远远地跟在了她后面。这就叫“盯梢”吧？看我小小年纪就无师自通这等“流氓”行径，有多坏！其实我当时只是想跟她多走一会儿，多看见她一会儿，看看这颗神奇的蓝宝石究竟养在什么神奇的宫殿里。

那时的城市并不大，更没有现在这么热闹繁华。但我仍有一种鱼儿在大海中潜游的感觉。我得随时躲闪在行人背影后面。我怕她发现我。当然，又巴不得她能回头一顾。街边连环图铺子里小伙伴在招呼我，我摇摇头赶紧走开了。锅魁店的面杖敲打得乒乒响，我也没有像往常那样花两分钱去买半边来啃。我只远远地跟着她，定定地瞄着她轻盈的背影。

终于，她站定在一栋有门卫站岗的旧公馆大门前了。其实也不过两条街远，我却觉得好像走了很久很久。我至今也不知道她是否早已发现了我，或者回头看了我一眼，我只知道当时她确实在那公馆黑门洞下站了一会儿，回头拂了拂风吹乱的头发，我看见那红润的半边脸颊的！

我突然觉得脸上忽忽地烧起了大火，正不知该怎么办，她的身影已经闪进那森严的黑色门洞，无声无息地隐没了。我怅怅地在原地呆站了许久才埋着头往回走。春天还没有来，残

冬的黄昏分外阴沉，北风呜呜地沉闷嘶吼。我昏昏然的，只有心中的蓝宝石被黑门洞吞食时的感觉。

当然，这种感觉往往过夜便忘。儿时多的是其它欢乐，打架打雀雀啦，逗蚂蚁逗虫虫啦，人反而不会老盘桓在心。而且蓝宝石很快就彻底消失了，不到半学期。好像有老师说她爸爸原是北京的一个大干部，出了什么事被弄到这儿来，又被弄到更偏远的山区去了。她是怎么走的，此前还有些什么情形，我统记不得了，印象中只留下她一掠头发，然后便消失在黑门洞的情景。那阴森的黑门洞，仿佛就是这昙花一现的早恋故事的封镜。

儿时的恋情当然是朦胧的，表现出来的方式也往往荒唐离奇。“蓝宝石”一闪即逝过后，不久，我又对另一位女同学产生了感觉。她是少先队的中队长，很整洁的灰蓝布上装上，两杠鲜红的

袖标十分醒目。印象中小女娃娃总是爱叽喳个不停的。她不。她很沉静，沉静得一如她那莹白的脸洁净的衣。她的脸真的很白，以至几粒雀斑也跃然分明。按说有这特点便应当被取个绰号“苍蝇屎”，但没有谁这样叫她，因为她成绩好又不叽喳跳颠不讨人嫌。小时候没有绰号的可真是少见，我们班上的男生中便有什么“猴子”、“米花糖”、“亮蛋”等等，女生中也有“丁丁猫”、“谗奸婆”之类。总之，凡是有特点尤其



绰 号

是毛病缺陷的，基本上无一能够幸免。她没有，这也就说明她的无可挑剔。

但终于也有一个绰号罩在她头上了，为此还引发了一场轩然大波。

这绰号是我给取的，没有“苍蝇屎”那么难听，但也好不到哪里去：臊子。外省人可能还听不懂，这是本地土话，肉丁肉末肉馅之谓。但我取这绰号毫无糟蹋之意，纯粹是利用汉字谐音之妙。她叫杨肇芝。肇芝，臊子。我自以为很聪明，很得意。

为什么要想方设法给人家取个绰号？一般无非两种情形：一是喊着方便，譬如谁谁是戴眼镜的，便顺口叫他眼镜。再就是带玩笑性质，甚至恶作剧，哪个女生爱向老师告状，便叫她谗奸婆或尖嘴么姑。我取这个绰号，却不在此列，纯粹只是为了变个法儿引起她的注意。那时的小男生与小女生之间，可是戒备森严界限分明，谁要是与女生多说几句话，谨防小伙伴们就会在一边怪声怪气唱：骚哥你算了嘛……。要想跟谁交流，引起注意，或者说表露心曲，那就得变着法儿，“曲线救国”。

于是有一天课外活动，瞅见她正和一群女生在跳橡筋绳，我便跟几个小伙伴嘀咕几句，一齐吼喊起来：臊子，臊子面！臊子，臊子面！……

我们坐在双杠上，甩着脚丫子大声武气地吼，引得别人都朝我们瞧，可谁也莫名其妙。她们依然起劲地跳她们的橡皮筋，口里唱着有节奏的曲子。

我们也真叫不到黄河心不甘，嘀咕一阵，又叫起来：臊子，洋臊子！臊子，洋臊子！……好，名姓儿全谐上，这下

灵验了，我们瞅见女生们终于停了下来，杨肇芝脸色苍白地望着我们，眼睛惶惶不安。接着只见女生们一阵叽叽喳喳，一个大女生便向老师办公室跑去。

惹祸了！小伙伴们立即便作鸟兽散。只我被杨肇芝那脸色眼神吓呆了，坐在杠架上不知该怎么办。不一刻，我便被叫到办公室去了。杨肇芝也站在那儿，低垂着头，像才哭过的样子。我更加手足无措，惴惴不安。老师当然训我，她是“二队长”，我是捣蛋鬼么。但训了些什么我记不清，只啄着头偷偷地觑着杨肇芝的两只小手，很白净的手指不住地绞着很洁净的衣角……

好像我最后是向她敬了礼，老师才让我走脱。其实，我应该是向她说清楚，我不是恶作剧拿你笑话，我是……可是小小学生，我能说得出来吗？偷鸡不着蚀把米，聪明反被聪明误，我只有自认出笨倒楣了。

其实，当时她并没有乘机在老师面前诉说什么，只是噙着泪很委屈的样子，楚楚可怜。事后，她也没有凭着两杠红袖标的威风，说过我什么。不过后来两人偶尔相遇，都更不自在，总是互相埋着头匆匆而过，连以前同学与同学见面的小招呼也没有了。

小学时代，也很快就结束了。默默分别，各自东西，我再也不知她的下落。假如可能再一次见到她，我想我肯定会向她道歉，甚至笑着向她说明当时我的心曲的。她不至会再委屈地噙着泪花绞她那总是很洁净的衣角了吧？



组 长

很奇怪,尽管是朦胧,也许是荒诞,甚至叫很不光彩,但不管怎么说,逃脱不了前面事实作着的记载,我小学时代就已经萌生了爱的冲动;但整个初中时期,人大了些,却反而不曾有过一次

这样的波澜了。记忆中全是些调皮捣蛋的事儿。打架啦,整老师啦,下河差点淹死啦,踢球打破玻璃窗啦,甚至想跑峨眉山去学驾簸箕云啦,等等。生命力充沛得很,但就是找不出一丝女生的影儿来。

活蹦乱跳稀里糊涂三年过去,直到上了高中,读到快毕业了,才又有了一回心事。这一回不是朦胧的了,而是像很认真很沉重的样子。它不是如“蓝宝石”一闪即逝,“洋臊子”喊喊就过,而确实在心中盘桓嘶咬了好久。也许,这一次才像模像样地算是真资格的人生初恋吧?

当然,仍然是单相思。自始至终都是。人家都不知晓,只是自己心里熊熊地烧,汨汨地苦。

我上的高中是重点学校,男女分班的。多亏那时兴搞勤工俭学了,大办校办厂,才有了男女生接触的机会。我被分到化工车间,小组长是个女生,叫——不行,和小学那两位不同,没有从我的视野中消失,她至今仍和我们一帮老同学有着密切关系,我可还得保着点密,就用组长这个官衔代替她的名姓吧。我淡淡地知道她是学校里有名的人物,学习好,文章写得好,又是文娱活动积极分子,经常看见她在学校舞台上演出的。人呢,不消说了,很漂亮的,白净雅致亭亭玉

立如一束百合花，很像小学那位杨肇芝，但又活泼开朗许多，脸上经常都带着明媚的笑容。没有接触前，也就仅此一点表皮印象而已，没往心里去。

何况我们这所学校，既是老牌重点，学生家庭往往又有背景，省市干部的子女不少，这些同学大多昂然轩然，男似聪骏，女如天鹅。而在十分强调阶级路线的当时，像我这样出身“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家庭的落后分子、白专学生，是只有埋着头走的。我灰黯的眼睛也就很少去扫瞄那些天鹅聪骏。当然，他们也很少会俯首看我。

说是化工车间，分配给我的活儿无非是填煤烧火，熬水玻璃或木焦油，小工的干活。水玻璃是暗沉沉的，木焦油是黑黝黝的，我也就成天暗沉沉黑黝黝地埋头烧我的火，瞅空读几本我喜爱的俄罗斯小说。有时值夜班，一个人孤零零地抱膝坐在炉前，望着暗红的炉膛出神，金黄的火舌时而窜起，眼前便鲜活地浮现出那遥远国度的可爱的少男少女的影像。也许人都是这样，眼前的现实世界灰暗了，感到孤独忧伤了，便会格外鲜明地神往缥缈世界的芬芳，一如安徒生笔下卖火柴的小女孩，偏是在冰雪冻僵的世界做着美丽的春天的梦。

有一天，是初秋了，夜风轻轻袭来，大约我穿得单薄，便蜷着身子，依在炉前望着火舌发呆。同组的几个同学在另一头忙其他的事，摆谈着。听他们的声音，总是那么健康活泼，然而遥远陌生。我与他们也是少有交谈的。突然，一个稍微近乎点的同学过来对我说，组长问你了。我一愣，从渺远的幻梦中醒来。问我什么？我说，有些紧张，不知要挨什么批评。他说，问你是不是病了？不好就回去休息吧。

我们的炉子在操场边上，四周空旷，树木萧疏，有一条

小沟清清浅浅地从旁边流过。外面是田野，有秋虫忧郁低吟。我的心也突然沉浸在一片忧郁的温馨之中。习惯了孤独的我，没有想到还会有人在暗中留意着我，关心着我，而且会是组长，她！我抬起眼，这时发现她正站在沟对面，树荫笼着娟秀的身影，背带裙在夜风中轻轻飘动。我不知说什么好。她却很严肃认真地小声说了一句，像是在解释：我看你脸色很不好。

这，大约便是我听到的直接对我说的第一句话。也许是寻常的一句话，在那年月，却在我心中激起了感动的波澜。以至于后来形成了我的一种情感心态，一种太容易被俘虏的心态：一个姑娘，无论美丽也罢，不美也罢，只要对我表示出一点真诚的关心，我便都会产生一种感激之情，一种好感。甚至于前些年在倾向上赞同贾宝玉的评判：男儿多是须眉浊物，女儿家是清水做成。

虽然隔着一条水沟，虽然只对了一句话，我却突然生发一种亲近感，或者说渴望亲近温柔的感觉。当然只是一种感觉，一种念头，决没有任何行动。她还是她，这校园里美好的花；我还是我，孤独沉默的落后生。我们都在各自的圈子里生活，各自的轨迹上运行，彼此之间没有任何新的事情发生。至多，只是我从此爱在角落里，偷偷地抬起眼睛悄悄凝视她美丽活泼的身影。

时令已近深秋了，盆地又多夜雨，我们这所地处当时的市郊的校园，整个儿笼罩在湿漉漉的浓重的树荫里。一天夜晚，该她值夜班。我不知为什么，在家里坐不住，又独自一人来到了校园对面的田畴边。田野冷清，凉风阵阵。头上是浓重的梧桐树荫，遥望灯火稀疏的校园，也是黑郁郁的一片